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八卷

太宗御殿一馬號碧雲霞，折展辰獲之於燕澗，因貢焉。口角有紋如碧霞，夾於雙勒。圍人餽秣，稍跛倚失恭，則蹄齧吼噴，怒不可解。從徵太原，上下岡阪，其平如砥，下則伸前而屈後，登高則能反之。太宗甚愛。上樽餘瀝，時或令飲，則嘶鳴喜躍。後聞宴駕，悲悴骨立。真宗遣從皇輿於熙陵，數月遂斃。詔令以蔽幃埋桃花犬之旁。 黨進者，朔州人，本出溪戎，不識一字。一歲，朝廷遣進防秋於高陽，朝辭日，須欲致詞敘別天陛，閤門使吏調進曰：「太尉邊臣，不須如此。」進性強很，堅欲之。知班不免寫其詞於笏，俯進於庭，教令熟誦。進抱笏前跪，移時不能道一字，忽仰面瞻聖容，厲聲曰：「臣聞上古，其風樸略，願官家好將息。」仗衛掩口，幾至失容。後左右問之曰：「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？」進曰：「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，我亦掉一兩句，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。」

興國中，太宗召陳搏赴闕。搏隱華山雲台觀，年百餘歲。世宗拜諫議，不受。始四五歲時，戲過水側，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，曰：「令汝更無嗜慾之性，聰悟過人。」先生有高識，嘗戒門人種放曰：「子他日遭逢明主，不假進取，跡動天關，名馳寰海。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深忌之。天地間無完名，子名將起，必有物敗之。戒之！」放至晚節，侈飾過度，營產滿雍、鎬間，門人戚屬以怙勢強並，歲入益厚，遂喪清節，時議凌忽。王嗣宗守京兆，乘醉慢罵，條奏於朝。會赦方止。祥符八年歲旦，山齋曉起，服道衣，聚諸生列飲，取平生文藁，悉焚之。酒數行而逝。奇男子也。

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，寵待之優，竄出夷等。李相沆入玉堂後於蘇，一旦先除參政，以公為承旨，資與參政等。蘇不甚悅，上謂公曰：「朕欲正舊典，先用卿即正台宰，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，稔閱聞望，乃先用沆，卿宜無嫌。」蓋知其齟齬也。公以母老，急於進用，因乾明聖節，進《內道場醮步虛》十首，中有「玉堂臣老非仙骨，猶在丹台望泰階。」上悉其意，俾參大政。未幾，卒，年三十九。上嗟悼，為之雪涕，賜挽詞，斷云：「時向玉堂尋舊跡，八花磚上日空長。」

王沔字楚望，端拱初參大政，敏於裁斷。時趙韓王罷政出洛，呂文穆公蒙正寬厚，自任中書，多決於沔。舊例，丞相待漏於廬，然巨燭尺盡始曉，將入朝，尚有留校遺法未盡。沔當漏舍，止然數寸，事都訖，猶徘徊笑談方曉。上每試舉人，多令公讀試卷。素善讀書，縱文格下者，能抑揚高下，迎其辭而讀之，聽者無厭，經讀者高選。舉子當納卷，祝之曰：「得王楚望讀之，幸也。」

王參政化基，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，釋褐授贊善，知嵐州。趙韓王學術平淺，議以驟進之少年，無益於治，特詔改淮嶠。公歎曰：「不幸丞相以元勳自恃，特忌晚進，男兒既逢明時，豈能事嶠府，承迎於婉畫之末乎？」抗疏自薦，表稱「真定男子」。公常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，遂撰《澄清疏略》，皆切於時要。太宗壯之，曰：「化基自結人主，慷慨之俊傑也。」亟用之，由著作郎、三司判官、左拾遺，召試中丞、補闕、知制誥。翹楚有望，尤善為詩，《感懷》有「美璞未成終是寶，精鋼寧折不為鈎」之句，可見其志矣。後參大政，趙焜以宣徽使知密院，上特命參政班在宣徽之上。

唐彥猷侍讀，弟彥范詔，俱擅一時才雅之譽。彥猷知書好古，彥范文章氣格高簡不屈，疏秀比六朝人物。尤精翰墨，遣一小札，亦必華箋妙管，詳雅有意。忽一客攜黃筌《梨花臥鵲圖》求貨，其花畫全株，臥兩鵲於花中，斂羽合目，其態逼真，合用價數百緡。彥猷畜畫最多，開篋以蜀之趙昌、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，俱所不及。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。彥猷償其半，因暫留齋中少玩。綉色晦淡，酷類古畫。彥猷視其圖角有巨印，徐少潤，揭而窺之，乃和買絹印。彥范博知世故，大笑曰：「和買絹始於祥符初，因王勉和穎州，歲大饑，出府錢十萬緡於民，約曰：『來年蠶熟，每貫輸一緡，謂之和買，自爾為例。』黃筌唐末人。此後人嬌為也。」遂還之，不受其誣。

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為文館學士，隨煜納圖，太宗苛責以不能諷煜早獻圖貢，鉉對曰：「臣聞四郊多壘，卿大夫之辱也。為人謀國，當百世不傾。諷主納疆，得為忠乎？」太宗神威方霽，曰：「今後事我，亦當如是。」鉉不幸，為學士，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注重辟，諷去華上言『貫索星見，請曲赦畿獄。』坐是削官，為靜難行軍司馬。後端居不出，銘其齋以自箴，曰：「爰有愚叟，棲此陋室。風雨可蔽，庭戶不出。知足為富，娛老以佚。貂冠蟬冕，虎皮羊質。處之恬然，永終爾吉。」竟卒於邠。鉉晚年於詩愈工，《游木蘭亭》云：「蘭舟破浪城陰直，玉勒穿花苑樹深。」《觀水戰》云：「千帆日助陰山勢，萬里風馳下瀨聲。」《病中》云：「向空咄咄頻書字，與世滔滔莫問津。」《適居》云：「野日蒼茫悲鵬舍，水風陰濕散貂裘。」《陳秘監歸泉州》云：「三期恩澤馮唐老，萬里江關賀監歸。」《宿山寺》云：「落日依樓角，歸雲擁殿廊。」弟錯詞藻尤瞻，年十歲，群從燕集，令賦《秋聲》詩，頃刻而就，略云：「井梧分墮砌，塞雁遠橫空。兩滴苔莓紫，風歸薜荔紅。」盡見秋聲之意。

至道二年，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，賊遷萬餘眾寇靈州。上問呂相端、趙樞密燔平戎之略，呂奏曰：「容臣等共陳利害，為一狀進呈。」時張洎對上前，斥端曰：「居啟沃之地，君問即對。邊城之急，豈容冥搜杼思，檢閱補綴，深失訂謨之體。」端奏曰：「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。」上為之默笑。洎善事內臣，動息先知，蓋上意久欲棄之。果翌日，先於兩府獨抗一疏，盛言「乞棄靈武，深邊饋運，斗粟碩費，芻車野宿，孤迥難援。泉源高涸，莫屯厚兵」云。上謂向敏中曰：「洎果為呂端所料。朕嘗不喜劉蠡輩動即迎合，以卜朕意。今洎亦然。」以疏還之，謂洎曰：「卿所陳，朕不會一句。」頃在翰苑，眷遇特厚，凡篇章褒答，止謂之翰長。儒臣由此少解焉。

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，張洎亦為給事中，掌考功。官序雖齊，視洎乃為屬曹。寇少年進用，才銳氣勇，復為首曹，謙洎不以本司官長奉己。洎又以老儒宿德聞望自持，不肯委節事寇。洎坐，寇視事罷，則整巾對書，終日危坐，伺候於省門，一揖而退，不交一談。寇一日忽作《庭雀》一詩玩洎，略曰：「少年挾彈多狂逸，不用金圓用蠟圓。」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為李煜草詔於蠟圓中，召上江救兵之事也。洎不免強顏附之。後稍親暱，其辨誦談筆，橫飛於席間。寇胸中素蘊養畜不發者，盡為洎藉而取之。因是大伏，遂推挽於朝，力加薦擢。

太宗推敦台憲，動畏彈奏。雍熙九年，春宴，上歡甚。時滕中正權中丞，上謂群臣曰：「朕所樂者，非歌舞樽罍，蓋時平民康，與卿等放懷同慶爾。」顧中丞曰：「三爵之飲宴，實為常禮。朕與群臣撤常筭，快飲數杯可乎？」中正奏曰：「臣聞文王在鎬，與魚藻同樂。古之誠者，但恐酒淫失度爾，今君臣熙洽，穆穆皇皇，微臣敢不奉詔。」殿上皆呼萬歲。遂以虛爵遍授，俾恣飲焉。

孔承恭上言，舉令文賤避貴之類四條，乞置木牌立於郵堠，以為民告訴。行之。一日，太宗問承恭曰：「令文中貴賤、長少、輕重各有相避並訖，何必又云『去避來』，此義安在？」承恭曰：「此必戒於去來者，互相迴避爾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借使去來相避，止相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，烏能一一相避哉？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。」其精悉若是。

太宗深惜民力，擢樊知古為諫議、河北東西都轉運使，自樊始也。奏請修河北諸城，計木五百萬條，畚鍤什具七百萬事。上曰：「大河乃天設巨壘以限夷夏，匈奴豈有違天限之勢乎？萬里長城，金湯之固，又奚為哉？重困吾民，損和傷事，所陳過當，宜罷之。」詔有司量給材用修整。

知古，江南人，無鄉里之愛。舉於鄉，不獲第，因謀北歸，獻伐於朝。以釣竿漁於彩石江凡數年，橫長緡量江水之廣深，緡或中沈，陰有物波低助起。心知其國之亡，遂仗策謁太祖，奏曰：「可造舟為梁，以濟王師，如履坦途。」送學士院，本科及第，遣湖南，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荊南，破竹為索，數千艦由荊南而下。舟既集，就采石磯試焉，密若拼齧，不差尺寸。知古舊名若冰，太祖以其聲近弱兵之厭，故改之。江南平，為侍御史。邦人怨之，累世丘木悉斬焉。

太宗親徵北虜，師還途中，御制詩有「鑾輿臨紫塞，朔野凍雲飛」，遂令何蒙進《鑾輿臨塞賦》、《朔雲飛》詩。召對嘉賞，授贊善。詩有「塞日穿痕斷，邊雲背影飛。縹緲隨黃屋，陰沈護御衣」。俄一縣尉宋捷者，庸督護輦道，倚其姓名之識，旋構一官。因而章疏歌頌，雜進不已。諸科亦扣行在，乞免文解，其表面簽題云：「進上官家趙。」洸瀆旒宸有司亟請隨駕至銀台。應奏御文字，先經本台封駁方進，因而少戢。

許讓知益州歸，首奏曰：「乞預為劍外之備。」上怪問之，讓曰：「臣解秩時，實無烽警。蜀氏浮窳，易擾難安，以物情料之，但恐狂嘯不測。」既而不久，李順果叛，時皆伏其先見。朝廷遣王繼恩討之，既平，除張乖崖知益州。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，師旅驕很。詠密奏，乞命近臣分屯師旅，以殺其勢。朝廷命張鑿往，上召對後苑。鑿雖進士，本出將家，奏曰：「成都新復，軍旅未和，聞使命遽至，貿易戎伍，慮有猜懼，變生不測。乞假臣一安撫之命，臣至彼自措置。上嘉納。後果以川峽分為益、梓、利、夔四路。代還，拜諫議。

朝廷議城古威州，遣訪鄭文寶公。奏曰：「欲城威州，不若先建伯魚、青岡、清遠三城為頓歸師之重地。俟秦民稍蘇，辟營田，積邊粟，修五原故積之地。黨項之酋豪，為我鷹犬。若爾，則不獨措注安西，亦可綏服河湟。此定邊之勝策也。」朝廷從之。建興三城之役，費緡粟數十萬計，西民苦之。一夕，盡為山水蕩去。又奏減解池鹽價，損課二十萬緡。貶藍山、枝江、長壽三縣令。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、轉運使。文瑩頃游郢中二邑，僧壁尚有公之詩，《郢城新亭》曰：「每到新亭即厭歸，野香經雨長鬆圍。四簷山色消繁暑，一局棋聲下翠微。冰片角巾簪潤月，錦紋拳石砌苔磯。近來學得籠中鶴，迴避流鶯笑不飛。」《寒食訪僧》云：「客舍愁經百五春，兩餘溪寺綠無塵。金花開處鞦韆鼓，粉頰誰家鬥草人。水上碧桃流片段，梁間新燕語逡巡。高僧不飲客攜酒，來勸先朝放逐臣。」篇篇清絕，不能盡錄。公聞雲州陷，衣胡服，引單騎，冒雪間道走清遠故城，得其實，奏請班師。

太宗居晉邸，知客押衙陳從信者，心計精敏，掌功官帑，輪指節以代運籌，絲忽無差。開寶初，有司秋奏：「倉儲止盡明年二月。」太宗因詰之。信曰：「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，以糧券並支，可責其必歸之限。運至陳留，即預關主司，戒運徒先候於倉。無淹留之弊，每運可減二十日。楚、泗至京，舊限八十日，一歲止三運，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，歲自可增一運。」太宗以白太祖，遂立為永制。一歲，晉邸歲終籌攢年費，何啻數百萬計，惟失五百金，屢籌不出。一蒼頭偶記之：「晉王一日登府樓，遙觀尋樁者，賞歎精捷，令某府取庫金與之。時信不在，後失告之。」魏丕為作坊使，舊制，牀子弩止七百步，上令丕增至千步，求規於信。信令懸弩於架，以重墜其兩端，弩勢負，取所墜之物較之，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，則自可千步矣。如其製造，後果不差。

景祐元年，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、章服等，制誥詞略云：「青衿就學，白首空歸。屢陳鄉老之書，不預賢能之選。靡負激昂而自勵，止期華皓以見收。」仁宗怒曰：「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差乎？」御筆抹去。宋鄭公別進云：「久淪巖穴，夙蘊經綸。鶯遷未出於喬林，鸞薦屢光於鄉校。縱轡誠虧於遠到，搏風勉屈於卑飛。」上頗悅。

安鴻漸滑稽輕薄。或傳凌侍郎策世緒本微，其父曾為鎮所由，公方成童，父攜拜鴻漸，為立一名。漸因命名曰教之，安言所由生也。鴻漸老為教坊判官，凌公判宣徽院，樂籍隸焉，亦微憾之。一日，謂之曰：「汝今世之一襦衡爾，才雖不逮，偶免一烹焉。」

杜文正鎬，江南集賢校理澄心堂，歸朝直秘閣。上幸太閣，詢經義，敷對稱旨，賜金紫。景德中，為近侍，扈從澶淵之幸。洎凱旋，鑾駕還闕日，有司空行宮，適當懿德皇后忌辰，上疑回鑾鼓吹擊管非便。時公為儀仗使，已先馳還闕，備迎駕之儀，遂馳騎問公。公即奏曰：「於義無害。武王載木主伐紂，時居喪，尚前歌後舞，況忌者乃追遠存思爾。」公凡戒檢書吏曰「某事，在某書某卷幾葉幾行」，覆之，未嘗有差。

太宗詔卿士舉賢良，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。陳以家貧，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，奏乞終任，不願上道。杜龍圖鎬、刁秘閣衍列章奏曰：「朱昂端介厚重，不妄舉人，況彭年實有才譽，幼在江左，已為名流所重。乞不須召試，止用昂之舉，詔備清問可也。」乃以本官直史館。